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九十六

牧守部 二十六

脩武備 栁豪強

脩武備

夫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思難圖易政之善經乃有居牧伯之重總連城之寄屬寇攘之連結或羌戎之密邇以至偪逼強敵旁接叛壘而能發先見之慮設未然之防厚囷倉葺池隍之固簡稽軍實申明師律訓練講閱之必至之必嚴於誅賞之令治戰守之具觸類而長大弱遇戰必克叶干城之詠得庇民之則不可以應卒誠哉是言矣

五倫為高密□守徐兖二州盜賊群起高密在二
□□畜勤屬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
者歲中至數千家
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勤士
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後
為并州牧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
以結返心芳將隨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崔寔為五原大守是時明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
歲至九奔命實整屬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賞為邊最
樊準為鉅鹿大守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御寇
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後轉河內大守時羌復屢入郡界
準輙將兵討逐脩理塢壁威名大行
任延為武威大守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
田業延到選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
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驚急逆擊追討虜常多殘傷絕不
敢出
劉馥為揚州刺史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
枝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數十萬
□攻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壞於是以苫蓑覆
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楊州士民
益追思之以雖董□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賈逵為豫州刺史州□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

之任賊不敢犯

張既為涼州刺史夏侯儒擊叛胡破之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西羌恐卒衆二萬餘落降

魏范粲為武威太守時戎夷頗侵擅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

吳彥為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輙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尅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出

人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

江謐為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導道人與謐情疑隨謐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導爲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為有所奏徵還遇赦得免

南齊劉季連為益州刺史東昏即位徵季連為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驕矜本以文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愎酷狠士人始懷怨望

蕭士開為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

梁臧厥為晉安太守為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

後魏趙郡王謐為岐州刺史性嚴暴審下人

元麗為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後遷冀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好殺無已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如納諸隍況殺道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

李章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周紆為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又為渤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

黃昌為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出

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水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屬其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

劉敬宣為江州刺史課集糧搜召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西征諸軍雖失利退據每即振復

虞潭為吳國內史脩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

梁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多聚馬仗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

郗紹叔為司州刺史創立城隍繕脩兵器

陳毛喜為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引清靜民吏便
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
喜乃脩治城隍嚴飾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磻領千兵
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
後魏違為豫州刺史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
肅
江文遥為汝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落周葛榮等
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遥介在群賊之外孤
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為用
齊封子繪為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
敗没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埸大駭無在州器
械隨軍略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脩造城樓繕治
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暫安尋勑於舟營造船艦于瀆
為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徐度等率輕舟從
栅口歷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船艦以夜一更潛寇
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
後周王思政為荊州刺史州境卑湿城壍多壞思政乃命
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
權景宣為南陽太守地隣敵境景宣備起城樓多備器械
寇盜歛迹民得肆業
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測乃
於其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

唐顏真卿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着真卿以霖雨為託脩城濬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譖於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張鎰為濠州刺史屬李靈曜反于汴州鎰訓練鄉兵嚴守禦之備詔書襃異加侍御史緣淮鎮守

李芃為陳州刺史時李靈曜反於汴州永平節度使李勉署芃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

關播為淮南節度陳少遊判官攝滁州刺史時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汴州少遊自領兵鎮淮上所在盜賊蜂起播請滁州兵令其守備

嗣曹王臯為洪州刺史時梁崇義反乃集州吏令軍中曰嘗有功未伸者別為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別為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臯占察其詞氣驗其功皆補大將擢王鍔委之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為賓介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焉

張建封為壽州刺史時李希烈陷汴州遣使赴楊州未至為建封所得斬之希烈聞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為偽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然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豎柵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為濠壽廬三州觀察使大脩繕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悦附

韓滉為潤州刺史屬輿駕為迎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

礪戈甲称為精勁

王翃為東都留守乃開置二十餘屯復市勁筋長鐵簡練器械無何吳少誠反蔡州翃賦車籍甲不得完繕而卒

呂元膺為郡留守諸暮置山河子弟以衛宮城東畿西南通鄧虢山谷曠遠多麋鹿猛獸人習射獵不務耕稼春夏以其族黨遷徙無常俗呼為山棚前留守權德輿知其可靡而用將請之會詔徵故元膺繼請焉

李景略為豐州刺史稟儲備器械具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

梁趙犨唐末為陳州刺史時黃巢犯宮闕犨謂將吏曰賊巢雪遍於四方苟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以東下況與忠武以為仇讎淩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斂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勁勇寘之麾下以仲弟昶為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珝為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麓次子霜皆分領銳兵黃巢果在長安為王師四面掁東食盡人飢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犨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檢校兵部尚書

王檀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脩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鄧季筠為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筠至郡率丁壯以築之民共安之

抑豪強

孔子曰齊之以刑美僑曰糾之猛是知剛嚴武健以御其下者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若夫豪猾之民陵暴疲弱兼并鄉族雄張邑里撓敗法令侵害吏治復有倚恃強勢肆行姦究條教不足以懲違德義不能以宣化繇是聳疾邪之志以除惡為務靡顧權右專事威斷遵乎德齊禮我則未暇風行霜烈一致於法俾暴橫者自禁柔愞者獲全其或深刻之過差勝任而逾快固與夫斷斷守道之吏異矣

漢郅都景帝時為中郎將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言懼之至於股腳戰栗也]居歲餘郡中道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

嚴延年武帝時為涿郡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納之[飾文而入之為罪]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河內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趙廣漢守京兆尹時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瀆藏上也]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不改於是收案致法[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傑也長者有名德之也]宗族賓客謀欲篡取[逆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

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穎川大守先是穎川
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
用者受記（受相訟讞記也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
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遺知其事由其發故結怨咎）又教吏為銗筩（銗若金盛
錢藏銗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銗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
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
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面相斥曰訐）廣漢得以為耳目
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
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文侯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
月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
人乎（渠起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仰謂仰頭而對也）
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除季穉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
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言不當穉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
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
陽侯有郤（失車騎將軍謂失士音思奏邑商事也）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
友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
應文文怪寶氣索（索盡也）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
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闔才也）如此竟歲吏民未敢
誣明府也（誣謗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過渡不治罪）衆口讙譁終身
自墮（墮毀也）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杜塞也水
火謂雖隣伍亦不往來）穿舍後墻為小户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
陳如此（其言恐懼政飾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

受將命分當相直（言自顧念天子命為郡將以戕分故當相直過也）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為門户適趣禍耳（更改也）稱季遂不敢犯法實亦竟歲無所譴

何並為潁川大守郡人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藏千金（藏謂致罪之藏也）並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減罪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入呼弟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縱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汗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季傑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潁陽（負謂時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季李款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尹翁歸東海大守大豪郯許仲孫（郯縣之姓豪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使斫莝（莝斬也）責以負程不得取代（負欠也計其人乃[illegible]為功程）不中程輒笞督（督責也）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鈇斫莝力也使其斫莝故因以莝刃自剄）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

陳咸爲南陽大守操持掾吏（操執也）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公然移書以約勑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強慹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後漢蔡茂爲廣漢大守有功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察無所迴避

董宣爲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舟爲五官掾舟新造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舟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舟父子殺之舟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號叫宣以舟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擊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爲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聲曰董宣平生未曾食人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當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青州案岑罪

第五倫爲蜀郡大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使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遺（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身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脩理

羊陟爲河南尹禁制豪右京師憚之

史獮為平原相爲政特挫抑豪強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

張歆爲淮陽王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爲汲令

王暢爲南陽大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更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

任延爲武威大守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擊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弁延爲濟北相時小黄門政珪中常侍侯覽家在濟陰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犯侵百姓劫掠行旅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上訴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

朱穆爲冀州刺史州有官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

黄昌爲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也函勑付獄案殺之郡中震慄

汪宏爲弘農大守考案郡中有事官官買爵位者雖位至

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拾人威動鄰界
范康遷泰山大守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
黨賓客或有逆匿大山界康既常賊閹官因　皆窮相收
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
壺嘉詐上賦降徵康詣廷尉獄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
人及大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
李固為荊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
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為千里移檄（言殺一日行千里急救之急也）而固
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
李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
生得罪於冀亡奔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
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
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
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表其狀邵遂廢錮終
身
杜客歷代郡泰山太守北海相其官宦子弟為令長有姦
惡者輙捕案之
第五種為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
勢貪穢欲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
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穢事若何對曰
願庶幾於一割（以鉛刀諭）因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
吏肆拾餘人六桼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

以劾超超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内震慄朝廷嗟嘆之

荀昱爲沛相弟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魏倉慈爲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貳拾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敢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使得其均直

吳鄭冑爲建安太守時校事呂壹賓客於郡犯法冑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冑大帝大怒召冑還潘濬陳表並爲請得釋（大常潘濬作將軍陳表）

晋劉裔爲豫章太守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横恣無道百姓患之裔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内肅然

宋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郡多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稽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所在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啟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

南齊顧憲之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横憲之至郡即表除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行文度深恨之卒不

能傷也

梁謝覽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黄睦之弟子来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關通

何遠為東陽太守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

後魏趙郡王諡弟譚自羽林監出為高陽太守為政嚴斷豪右畏之

房士達為平原太守抑摧豪強境内肅然

劉藻爲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麁暴或拒入郡縣藻開示恩信戮誅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

李洪之爲安南将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立禁奸之制有帶刀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輙送州宣告斬決

竇熾爲原州刺史抑摧豪右申理幽滞

泉企為東雍州刺史部民楊年皮大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聞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慙懼闔宗詣闕請恩自此豪右遏迹無敢犯者

元仲景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横又爲盗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决於是豪貴

輿志
北齊裴讓之為清河太守郡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
吏姦滑多有侵削於是遂發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
之以其亂法殺之
後周柳慶魏末孝武帝時為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
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匈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推捕得實迫
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後何以脫
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
言孟氏依倚權戚侵害之狀言畢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
斂手不敢侵暴
韓褒為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
後益恣兇狂假託軍司劫掠坊市伏望自去年拾壹月後
府縣所由及坊市百姓投名諸軍諸使諸司悉令解還府
縣冀得畿內宣止輦下清肅許之
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為京兆尹時紀于泉許表甥劉詡毆
母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候奏下杖殺之
王龜宣宗會大中為同州防禦使同州素稱難理春夏稍
有水旱公賦不濟以妄訴者得計龜下車之後春雨霑洽
夏復訴之乃公幹吏繩其強者蠲其貧者牙將白約者兇
戾狡譎前後長吏皆為姑息龜知之一日有軍士楊言云
月給虧損承前必撻其主吏遂令擒楊言者於其理所詰
之咸曰白約所殺也遂遣判官韋嶽鞠而得情杖殺之有

冊府元龜

為黨者悉配之于外由是兇家者肅然而感其威而且惠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九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九十七

牧守部二十七

酷虐　苛細　驕逸　邪佞

酷虐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故歷代史官以酷吏叙傳者其貶惡亦深矣自秦網凝密不務教化滅絕仁義殘及至親上之所行下有甚者至于守土之吏又何足論本其為術出於法家故其御民也若薙氏之去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漢承秦弊

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日富褒乃悉募貧民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隨軍狄士文為雍州刺史士文謂人曰戒向法深不能窺侯要貴必死此官矣乃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

唐魏元忠則天長安中為并元師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

路嗣恭代宗大曆中為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財賦貫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劉希暹從坐明觀積

悉犯衆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効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即日杖殺識者稱之

鄭叔則德宗正元初為京兆尹奏謝生神策及六軍將士准三月十日勅如有關府縣須其辨對者先具奏聞然後移牒本軍不得懸有追捕伏以浩穰之地奸慝不常小失隄防恐難懲肅其昏田常務即請准勅處分其盜賊鬬毆其奸偽等若待奏報恐失罪人請以時追捕具狀申奏從之

許孟容憲宗元和四年為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尅日命還之日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人尤有恩渥者方得護軍故軍士益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訴於帝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輸昱不可得帝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

王播元和五年代許孟容為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劒往往盜發難以擒奸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貴之豪不得於畿內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於是奸豪弭息

劉栖楚敬宗寶曆中為京兆尹摧柳豪右甚有鈎距時人比之西漢趙廣漢

馮宿為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不敢
捕且遇大會常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
死

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西軍之勢者立擒而鞭之一境獲
濟

韋長文宗大和末為京兆尹奏准勅天下州府犯輕罪除
情狀巨蠹者其他過詳及尋常公事違犯不得鞭背者伏
以京師浩穰姧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多小有寬容即
難禁戢若恭守勅旨則無以肅清若臨事用刑則有違詔
命伏望許依前據輕重處置從之

薛元賞開成初為京兆尹奏京城豪猾素難禁戢自去冬
允事簡易禁網踈闊僅至刑措然吏貳千石而下以能挫
豪猾威震郡國為己任者亦比比而有其弊也冰慘火烈
鷹擊虎怒以刀鋸為治具流膏血於境內急若束溼害過
屠伯充積寃氣鮮聞令終斯乃推埋剋薄之人非鄉黨禮
義之士任官苟失何世無之如狼牧羊誠非虛語則共理
之政可不慎擇其循良也哉

漢周陽由（周陽姓由名也）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
然由居貳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
者曲法滅之（撓亦曲也）所居郡必夷其豪

甯成為內史抵罪家居武帝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
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郡尉其治如狼牧羊

成不可令治民帝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
出入關者隷圖也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猛虎産乳養護其子
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直當也其暴如此

義縱爲河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
遺自河内遷爲南陽太守聞關都尉寧成家居南陽及至
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吏
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平氏
杜衍二縣名遷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
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一切
皆捕之也律諸内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爲解脫死罪盡殺之鞠
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肆百餘人秦請得報而論之郡中不寒而慄
猾民佐吏爲治百姓有素豪猾爲罪惡者令謂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効是時
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轉發而行縱以鷹擊毛
摯爲治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更改也民
爲姦京師尤甚迺以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温舒至
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言温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
功其治所誅死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
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閻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

王温舒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豪傑
而性暴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爲吏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

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言所捕盜則得其人而温舒意者則不聞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以故盜不敢近廣平事具牧守屏門盜門遷為河內大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賞贓以贓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拾貳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

尹齊為淮南都尉所誅滅尤甚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田雲中祁連將軍廣明之弟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閑告之竟坐弃市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內會論府上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清正

尹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

鄭昌為太原涿郡大守南陽太守弘之弟也昌用刑罰深

不如弘平

陳咸爲南陽大守所居以殺罰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府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作役官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鈦不如法鉗在頸鈦在足皆以鈦爲之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者家不得收

後漢樊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董宣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尸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平生未嘗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青州勿案岑罪

晉裴盾爲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奥觀盾刑殺立威大

發良人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着怨王廙陶侃為荆州刺史廙在州大行誅戮侃時將休及徵士皇甫方面於是大失荆州士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

羊耼為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一百九十人徒謫百餘人有疾見簡良為祟旬日而卒

宋趙伯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為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録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

沈攸之為郢州刺史為政剋薄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輙面加罵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

行縣彭氏婦人輙升樓而觀㫖不喜遂勑收付獄棄殺之

陽球為平原相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罷免之球坐嚴苛徵詣廷尉

王吉中常侍甫之養子為沛相顓選剽悍吏繫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剝不可勝數郡中惵恐 惵懼也 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 臣欽若等曰球為司隸校尉奏收甫等 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魏施畏丹陽人倪顗魯郡人胡業南陽人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

劉類高陽人歷位宰守苛慝尤甚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輙碎其頭又亂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数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脩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輙發怒中傷之

荀晞為領青州刺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州捘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元瞻字道周任城王澄之子為兗州刺史頗愛書吏而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絶其往来

薛㦛為北廣平太守為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内併殺数人為民所訟将致之罪遇患卒於郡

于洛侯為秦州刺史而貪酷殘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輙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力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将絶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合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考文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尼為宋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為安南将軍秦益二州刺史在任設禁姧之制有

帶刄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享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於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提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不數剎害之聲聞於朝野

崔暹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庶人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王質爲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姧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爲威酷

元昭孝明時爲尚書河南尹聾而狠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

元暹字叔照莊初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後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等物詐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戮屠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

鄭伯猷爲青州刺史在州貪婪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己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紀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誡勗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

皇甫璠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

北齊庫狄伏連為開府鄭州刺史性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箠撻逼遣築墻

隨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至州發摘姦謟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得千人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吏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文帝聞之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

燕榮為清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遇之者必加詰問輒禁撻之瘡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為幽州總管榮姓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范陽盧氏代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血流盈前飲噉自若嘗案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將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搵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捶如舊

田式為襄州總管顓以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

不得還竊上北樓以幌疇忌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
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上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己
立捧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内刼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
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
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剋暴如此
元弘嗣除觀州揔管長史在州東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
之二十年轉幽州揔管長史于時燕榮為揔管肆虐於弘
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
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椓弋
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
趙仲卿為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
長史輒至二百官吏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
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
卿揔管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觧
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
積邊戍無餽運
王文同下車為常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
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
木為大橛埋之為廷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踣心於木橛
上縛四支為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
相視攝氣
元褒為齊郡太守煬帝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

屬有西曹行詐疾稟詰之椽理屈稟杖之椽遂大言曰我
將詣行在所欵有所告稟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
免官

唐蘭謨為武侯大將軍令於洛陽宮留守謨性苛剋遇下無
恩縱有病者亦逼就役小吏或懼威而自縊者詔遣案驗
死者以法繩之謨以為酷已遂妄称疾蚤入京由是坐免

崔湜為襄州刺史請別開南山新路以輙商州役功数萬
死十三四仍嚴錮旧道不許人行其新路每經夏潦摧壓
苦陷行旅艱辛僵仆相継後湜流于嶺表俄誅戮於路山
南人先苦湜所役竟以塼瓦投擲其尸應時盡碎而商州
奏請復依舊路而行

張仁愿為并州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檢校洛州長史時
都城穀貴盗竊甚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尸府門
遠近震慴無敢犯者

令狐彰為滑州節度使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輙至
斃踣

李選為江西觀察使徇喜怒無辜卜斃踣者不可勝紀

李實為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則目貞元二十年春
夏旱關中大歉實為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百姓
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
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木賣麥
苗以供賦斂優人成之端因戲作語為奏民艱苦之狀實

聞之怒言作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京師無不切齒
以怒實二十一年有詔王畿内補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
官吏多遭笞罰剝掊歛聚錢三十萬貫胥吏無犯者即按之有
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師貴賤
同若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死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
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將碎其首實知由日營
門自苑西出人人稱賀

韓滉爲浙江東西兩鎮觀察使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急常
以縱人庶之殺耕牛政之蠹也巡内婺州傍縣有犯其令誅
及隣伍死者數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寘
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即勦數十人月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
相尋

于頔爲陝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笞
罰掾曹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沉汎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李鄘爲揚州節度使七年令行禁止擒摘生殺一委軍吏參
佐東手居人頗陷非法

王遂爲浙兗海等州觀察使遂器用不弘僻於聚歛而非廉
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杖笞率踰常制遂既
死監軍中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誡廉使

李紳爲揚州節度使有舉子訴揚子江舟人不渡恐失試
期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遭此輩令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拋
付揚子江其苛急也如此

周慕容彥超者天福中累授磁單濮隸等州刺史志性輕脫人面獸心沿法為姦是為常態用酷虐為氣勢以陰狡為聰明故所至以貪苛聞執事者不勝其苦然捜摘盜賊必窮隱伏兇黠之輩竄奔他境而良善之民橫遭誤破家陷獄者不可勝紀

葉仁魯漢乾祐中授衛州刺史部內多盜賊仁魯每親自擒捕隨意殺戮濫死者衆嘗有郡賊部民聚而追之追至山林不復見賊矣仁魯至盡執追者為盜悉斷其筋曝於林麓之下宛轉號呼數日而死許遷為單州刺史切於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臠割

苛細

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其為良二千石乎若夫不務寬大惟尚煩苛令既滋彰民不堪命政失寬裕俗所厭苦為之師長不其喪與仲尼所為苛政甚於猛虎其是之謂乎

漢咸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各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辨然獨宣以人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為經（經常也不可謂常法也）

鮑宣為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坐免歸家

王吉為沛相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贓者雖數十年猶加逐棄汙其名籍

後漢孫堪為左馮翊坐遇下促急司隷校尉舉奏免官

魏王思為豫州刺史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

劉類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人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脩理敬而陰識不来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闚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令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二狗逐猪驚走頭插柵間嗚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許因託聞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息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安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

晋王宏為何南尹務為苛碎後為司隷校尉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練錦繡武帝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料檢婦人袒服至褰發於路計者以為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坐免官

宋王玄謨為雍州刺史令九品以上租役貧富相通境内莫不敢嗟怨

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初道濟為五城人帛玄奴梁顯為參

軍資獲費讓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
數百萬者讓又限市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
限蜀錢二萬府又立治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買鐵器商祿
吁嗟百姓咸欲為亂玄奴既懷恚忿聚黨為盜賊
北齊庫狄干為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
隋李德林為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
勞擾竟無補益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
唐潘好禮玄宗開元中為豫州刺史為政孜孜而繁於細
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厭其苛察
于頎代宗大曆中為京兆尹為政苛細無大體及為河南
尹以無政授代還
盧其德宗建中初為京兆尹無術學為政苛躁盧杞惡之
諷有司彈奏貶撫州司馬
呂謂貞元中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理煩碎
薛珏貞元中為京兆尹以勤身率下失於纖悉無文學大體
元義方憲宗元和中為福建觀察徵拜京兆尹歷鄜坊觀察
使皆着程能趣辦之績然為政稍務苛刻人多怨之
崔詠元和中為嶺南節度使為使清刻然不識大體政號
苛碎
李紳文宗開成中為汴州節度使紳上言於本州置利潤
樓店從之議者以為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晉李永福高祖時為同州節度使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

徵事多有詆訐錐刀小過不能怒工商之業輿隷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雖不欺詐不貪濁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

驕逸

夫荷千里寄布六條之政必勤卹而是務豈驕逸而可恣其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事其豪率不拘檢節惟誇詫以自得率冒臆以行事聲色自娛奢費無度受詞訟於遊獵畫龍虎於兵車及乎罪戾不鮮尤悔自掇非不幸也

漢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後爲左馮翊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以黃色素作直令領也衣於記切）駕四馬傅總建幢棨（幢麾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以朱黑繒爲之幢文江切棨音啓）植羽葆（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爲之亦今纛之順也植常職切）鼓車歌車（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郊駕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旁步浪切）歌者先居射室（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號咷楚歌（號音嚎呼之號咷音滌濯之滌又它釣切）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位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鞬弓衣也音居言切）使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蘭（鞮鍪即兜鍪也蘭盛弩矢者也其刑如木桶鞮丁奚切鍪莫侯切）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鮮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鉏喉也又曰劍而小陋鐔音淫又音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假謂顧賃也繇讀與傜同）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御史大夫蕭望之劾奏延壽延壽竟坐棄市

魏畢軌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在州名為驕豪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郡人衛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理之政惇怒執臻既而赦之

晉魏志字允恭為樂平太守後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

宋臧質為徐兗二州刺史奢侈無度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

王僧達為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

周朗為廬陵内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為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恨稱疾去官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兒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灾寧関小忽

後魏元志為楊州刺史晚年耽好聲妓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

李訢為相州刺史獻文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

北齊高季式為濟州刺史文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

檢鄧與光州刺史李元忠坐平遊疑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唐李邕為汲郡北海二太守性豪侈不護細行

嚴武為成都尹蜀土頗饒珍產無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悅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欠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狡視事多率胷臆雖慈母之言亦不之顧

裴均自江陵節度使入為僕射未幾出鎮襄陽居兩府凡十年荒縱無法度士流以為穢恥

晉房知溫為兖州節度使厚歛不已積貲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有幕客顏衎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能不能用焉

邪佞

古人有言曰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斯賢者嫉之已甚之言也然而詩曰思無邪蓋將舉直以措諸枉者也傳曰遠佞人蓋惡色取而行違者也若乃受專城之寄總方伯之任利姦而為用希世以取容或諂事權貴致毒良善或潛行賂遺苟圖爵寵阿上意以媮合匱民以市恩下不聊生自為得計斯先生之法所深惡者也亦復為英主之所察致偽行之靡顧彰厥心迹蓋無幾焉所以前訓謂其孔壬將聖言其孚貌者良謂是已

後漢移良安帝時爲弘農太守時太尉楊震爲中常侍樊豐等共譖遂策收大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楊亭飲酖而卒良承樊豐等旨遣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郵境上行書舍也）

晉荀晞惠帝時爲兗州刺史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去不親賫兗州去路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

鞠仲爲慕容德青州刺史得僭位後因讌其郡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王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得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不謬如何足謝也

宋劉德願孝武時爲秦郡太守性翛率爲帝所狎侮帝寵姬殷貴妃薨喪畢數以郡臣至殷氏之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南齊崔惠景武帝時爲南郡内史梁南秦二州刺史又爲司州刺史每罷州輙資獻奉動數百萬帝以此嘉之

劉悛武帝時爲益州刺史

悛既籍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司二州貢獻無留儲

後魏長孫道生明元時爲冀州刺史取人美女以獻帝切
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
冦臻字仙勝獻文末爲平時洛州刺史馮熈政號貪雪仙
勝徵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
薛懷吉宣武時爲汾州刺史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懷吉散騎
常侍眞度之庶子餌誘勝己共爲婚姻多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
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来不避寒
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
數左右咨己記録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
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遠
景孝明時爲武威太守内官賈粲與元叉爲黨癈靈大后
自云本出武威魏大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景承露意
以其兄續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已又以緒爲平太守
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
北齊敬長瑜爲廣陵太守多受財賄刺史陸駿將啓劾之
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常時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爲長瑜之
之獻齊主太悅駿啓尋至遂不問焉
隨魚俱羅煬帝時爲趙郡太守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
伯隱有舊數相往来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
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内臣帝大怒與伯隱倶
坐除名
王充爲江都郡丞煬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

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
臺陰奉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寵之
唐趙元楷太宗時為蒲州刺史貞觀十二年　駕幸其境元
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脩營樓雉欲以求
媚又潛飼羊百口魚數頭將饋貴戚帝知而數之曰朕巡
省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飼羊養魚彫飾
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
黎幹代宗時為京兆尹大歷九年七月以旱故祈雨於朱
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龍所幹與巫覡更舞
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幹又請禱于文宣王廟帝聞之曰丘
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俄而對澍
雨豊霈朝野相賀
陳少遊歷晉鄭二州刺史厚歛財貨交結權右以是頻獲
遷擢後除桂管觀察使少遊以領檄遐遠欲規求近郡時
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里候其下直際晛謁
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
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
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
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
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送錢五萬貫今見
有大半請郎受納餘到官續送免青人勞慮不亦可乎秀
旣踰於始望欣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

瘴深愴遠僻但恐不上還再覿顏矣秀據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塞兮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予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楊州長史淮南觀察使所在恣心緩緝而多以任數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安焉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千萬貫又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情等由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深以過紀漸見疑忌少遊亦稍踈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結而陰使人伺其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宋晦為虢州刺史與元載賄交率百姓採盧氏山林為載製造東都私第并私致書卓英倩載得罪晦遂為百姓所發帝初猶疑下憲司訊鞫悉自嘆伏自同州刺史貶澧州員外司馬

杜亞德宗時為東都留守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鄭式瞻為衢州刺史進絹五千疋銀五十兩德宗曰式瞻坐事已詔御史按問進物宜付左藏庫

裴蕭德宗時為常州刺史鬻薪貨炭按牘百價之上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蕭始

齊映為江西都團練觀察使映嘗自以為相無大過當復

入用乃多進獻及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禁中銀瓶大者
高五尺餘李兼爲江西觀察使又獻高六尺者是年德宗
降誕日及端午映獻高八尺餘者
靈徵德時自户部侍郎歷故事同華以近地人貧每至端
午降誕所獻甚微薄徵遂竭其才賦每所進獻輙加常数
人不堪命

裴均德宗時爲山東南道節度使均素與内官左神策護
軍中尉竇文塲善有崔大素亦得幸於文塲大素一日晨
省文塲文塲卧帳中賓客填門獨引大素入卧内大素自
謂文塲之眷極深徐覩後床一人寢方伸乃均也素大慚
而出

李錡爲湖州刺史是時李齊運獨被德宗恩顧計從言行
錡屢以吳中寶貨賂輸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

范傳正憲宗時爲宣歙觀察司厚以財貨賂遺權貴視公
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販

李脩歷坊州絳州刺史餙厨傳以奉往來中貴及賓客以
求名称後爲京兆尹頗務聚歛獻以希恩寵班行正直之
士多潜見詆毀時人爲之側目時憲宗方切於貨財以浙
西宣歙皆號富饒遂與王遂同拜觀察使数歲以病歸闕
庭未朝見而卒人皆相賀

李道古爲鄂州觀察使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人栁
泌媚於憲宗

裴弘泰文時宗爲鄭滑節度使奏緣妖星見爲國設三千
僧齋
劉源文宗時爲銀州刺史請置營田事多不實或朝廷遣
使至邊上源必先令吏多驅牛馬皆買布囊實之以土聲
言運粮於屯田百千馱之中或致粟麥之囊一二因潛爲
識忍於使者前私決其囊以遺之用取信於人而廣以財
賄交通遂擢授夏州節度使以又虚增監牧馬數以取其
度支供給時人知其贓狀倚權倖有司不敢舉劾終不寘
於極法議者以爲幸
馮行襲哀帝時爲金州節度使奏當道昭信軍額内一字
與元帥梁王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
後唐段凝仕梁爲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
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悦二年梁祖復北征凝迎奉
進貢有加於前
楊思權爲邠州節度使進新脩佛寺圖思權前帥禁軍倒
戈入岐州遣賀朝廷獲節旄之賞心常愧畏邠即思權故
里遂率民脩寺冀銷陰禍故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九十七

牧守部二十八

懦劣　失政　專恣

懦劣

夫居專城之任責共理之功既須才賢必資果斷乃可以外申幹國之力內成庇民之術者也乃欲選懦無立骫骳尚存處金湯之固委符於外寇挾兵衛之勢斂衽於凶徒條教靡行僚吏不率政歸於下民無攸措豈惟敗事之責蓋成滅身之禍書之于冊良可羞焉

後漢劉度為荊州刺史桓帝延熹三年武陵蠻寇江陵度與謁者馬牧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桓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牧減死一等復爽門拜家一人為郎

甘定為蒼梧太守延嘉五年長沙賊起寇桂陽攻沒蒼梧

焦和為青州刺史靈帝時黃巾群盜飈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衆和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外巫史禱郡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海衆遂潰散和乃亦病卒

劉璋襲父焉為益州牧性柔寬無威略獻帝建安初督議司馬張魯據漢中以璋闇懦不復承順十九年蜀先主圍城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去一半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年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必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宋周嶠為吳興太守文帝元嘉末凶劭殺立隨王誕舉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懦怯迴惑不知所從為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南齊戴元孫為汶陽太守太祖建元元年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

房法乘為交州刺史至鎮屬疾不理事顓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因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孝武仍以登之為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梁謝覽為新安太守高祖天監九年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餘黨散新安叛吏鮑叙等與合攻沒黟歙諸縣進兵繫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

袁居正為吳興太守高祖大清末侯景亂賊遣于子悦攻
之新城戍主戴僧易觀令距守吳睦映公等懼賊脫賸略
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鋭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弗
從也居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悦子悦既至略
奪其財物子女居正因感疾卒
陳蕭乾為建安太守文帝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
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
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
後魏房伯祖為歷城郡內史闇弱委事於公曹張僧皓
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
皮喜為豫州刺史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
乙瑗為濟南太守時逆賊劉桃攻郡瑗踰城獲免後詣都
季叔仁討桃平之瑗乃還郡
崔道固為平濟郡太守是時頻歲不登郡內飢弊道固雖
存恤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
王衍為兗州刺史屆治未幾屬爾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
路衝為其攻逼衍不能守為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
令其騎牛馬從軍久乃見釋
隋史鮮為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
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
於途
唐常光裔德宗建中中為汝州刺史時李希烈反叛朝廷

以汝州與賊接壤而尤懦弱不任職乃以李元平代之
李元平自湖廣觀察判官爲宰臣關播所薦授檢校吏部
郎中兼汝州别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郛郭李希
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板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知覺希
烈將李克誠以百騎突至先應募執者應為内縛元平馳
去既知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鬚恥小戲謂克誠曰
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来因慢罵曰有宰相使汝
當我何待我淺耶

後唐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為興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史
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
順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趑趄聽命及其州戍兵
亂入魏州彥瓊望風販走乱兵剽刼城市正言促召書吏
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
正言引諸僚佐詣趙在禮望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
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
迫耳

失政

牧守之任本乎長人提封之内所以觀政蓋夫知微卹隱
恕己愛人之謂仁摘姦屏盗抑強扶弱之謂明敦本務農
立學阜俗之謂化惡衣菲食約己奉公之謂清及是四德
政何有焉民何仰焉中世而下乃有專務縱施致紀律之
靡脩失於檢御俾郡下之肆暴或懲於保彰之義或乖夫

惕厲之訓或偏執而遠道或詐矯以市恩或委任非其人
而亂乎倫理或酣縱過乎度而成乎湎淫斯亦何以綱紀
外城表正庶使至有罹厥刑典以被廢黜者固其宜哉
後漢向栩為趙相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孔融為北海相自以志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
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耀甲與群賢要功自於海岱
結殖根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
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
禮之雖備不與論國政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礼及
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詞氣温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
悉行但能張磔綱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
都郵姦民汙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青州精兵亂至徐州
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説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
夜覆青州軍販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黄巾將至融
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淶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
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
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鄣四境棄郡而去後
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陬欲附山東
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
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
法劉孔慈凶辯小才信為腹心左丞祖劉義遜清俊之士
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丞祖勸融自託强國

融不聽而殺之義遂率衆去遂為
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
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
魏陶謙為徐州刺史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
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
見疏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
其禍由是漸亂
劉類為弘農太守郡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
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欲陳恩而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
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
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其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
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在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
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人告類荒耄不
任宰郡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
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初單于猗
㐌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希
合衆於中山王陵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
是聲實稍損
鄭冲為陳留太守以儒雅為德蒞事不為幹局之譽
王機為成都内史終日輒酒不理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
情騷動

王澄為荆州刺史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
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別駕
委以州府殷仲堪出鎮江陵時以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
以分陜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
異政乃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

宋蕭思話為丹陽尹時京邑多有刼掠二旬中十七發引
咎陳遜不許

張淹為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
刑動至数千拜後免官禁固為光祿勳

南齊虞稟失志不恁王敬則反取稟監會稽郡而軍事悉
付寒人張虛寶郡人攻郡殺虛寶稟以不豫事得全

謝朏為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
吏但能作太守耳

後魏李元護為齊南刺史值州内飢儉民人困弊志存隱
恤表情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親擾城邑苦之故
不得為良州刺史也

劉尼為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

馮熙為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
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継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

北齊李元忠魏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

徐之才為兗州刺史在職無所侵異但不甚閑法理頗亦
疏慢用捨自由

隋丘和為代州刺史煬帝北巡過州和獻食至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為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帝益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為華侈

衛玄字文昇與代王留守京師大業十一年詔玄安撫關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唐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

唐任環為徐州總管選補官吏頗思親故或以倚其勢多所求納環知而不禁

侯希逸為淄青節度政事怠墮尤崇奉釋教且好畋遊興工創寺宇軍州苦之

崔寓為河中尹代宗廣德二年秋河中府鎮兵叛大掠河中廨署其居人廬舍貨不可勝紀蓋寓失政也時將征蕃寇寓發防秋將行為法不一衆遂判終夕乃定

王翊為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滻水翊備頓肉敗粮糲衆怒借以為名而叛奔至奉天

杜亞為楊州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時陳少遊征稅繁重奢侈僭濫之後又遭王佋亂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亞之至革剗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臨當公輔之選而黜出外職志頗不職政事多委參佐但招引賓客談論而已

柳冕為福州觀察使以久不遷欲立事迹亦求恩寵乃奏

云閩中南朝故於之地畜牛馬可使滋息請知監許之遂收境内畜産令吏牧其中羊之大者重不過十斤馬之良者錢數千不經時輙病死又歛以充之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後觀察使嗣濟美奏罷之

孟簡為浙西觀察使初李遜廉問越俗勵心為政抑士族大過而編户恣横及簡至位政一皆反之農之賤夫多受其弊當時議者謂兩未適

李德裕為揚州節度使先是庫府倉廩節度使交代例皆申奏帑藏見在者八十餘萬貫得裕所申奏交割止於一十四萬仍元未到已前張鷺知留務又用其半得裕之黨不知以為府庫虚竭欲發制使鞫問前節度之罪時宰相李固言得裕交割之數於前淮南節度副使張鷺宰相李石固許得裕再具交割入數申奏得裕既知隱没事已彰露遂録軍資雜以朽敗奇零之物廣為數百萬之数上聞仍以表自陳初到疾病為下吏所誤且請自罰無罪胥吏以鮮其過當時補闕王績魏謨崔讜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太宗仁等虞䟽論之中外黨庇事卒不行

梁李思安乾化元年為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旄仗鉞久矣得是殊不快但因循宴安無意為政及大祖出幸以候騎之設落然無所備而復壁壘荒圮帑廩空涸帝怒甚遂貶柳州司户尋以怨望斬之

後唐王瓚初仕梁歷充華等節度使頗能除盗而不明不

能照下及乎正人既委政於愛壻乎將辛廷蔚曲法納賄
因緣為姦
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為興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風病
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彥瓊者以伶官得幸
帝待優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已下皆脅肩低
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綜攝姦人得以窺圖
袁建豐為相州刺史領相州軍事行營在外委州事於小
人失於撫馭指揮使孟謙擁城以叛
李從彰為璋國軍節度使明宗天成中以璋昧於政理詔
歸闕
張進為鄭州防禦使與副使咸繼威並停任以盜掠城中
居人故也
晋皇甫遇歷團練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高祖入
多自襄鄧移領中山與鎮州叛臣安重榮結姻好仍移上
當改平陽咸以愉執事政皆隳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
開畎水泉以通溉灌所經墳墓悉毀之民以朝廷姑息群
帥莫敢訴
張景遷前為登州刺史為三司所奏景遷自到任至得替
月日合徵去年秋稅利等比並諸州係欠最多其官吏省
司已行決罰其張景遷伏候進止勅張景遷宜降階爵各
一級勒歸私第漢王松初仕晋權知青州軍州事松惟坦
率不事邊幅無[illegible][illegible]政事不治人士譏之

周趙鳳為宋州刺史廣順三年十一月入朝有本州民張州僧智温等十餘人捉鳳馬於皇城門訟鳳在都不道勅遣通事舍人劉言控鶴官二人監鳳下御史臺收繫又為宋亳宿三州刺史部下綱紀號宋蠻刀孫矩者始隨鳳為慕至是委以心腹平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

專恣

書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禮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斯蓋聖人立言垂誡以警乎臣子之亂大猷者也乃有剖符守土分憂治俗憑恃恩寵廢格科法聽訟由其喜怒任人繫乎愛憎戮辱畯良刻轢黔庶或前吏不由中覆或宥罪非從詔令以至露克戾之迹刑會讎之咎侈快自任逸豫無度小則瘝官而廢職大則亡身而覆族書良吏之肇為吉士之笑固與夫守靖恭之節懋謙讓之德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千載之下其鑒之哉

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史闕郡名）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威之

黎扶封軑侯元封九年坐為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當斬會赦免

後漢魯平為陳留太守請郡人李充署功曹充不授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都亭長

晉申議魏之[illegible]魏興太守時司馬宣王平孟達于新城儀

久在魏興專威疆埸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
疑心時諸郡守以宣王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乃使人
諷義儀至問承制伏軌之歸于京師

宋褚叔度晉末為廣州刺史晉安帝義熙八年盧循餘黨
劉敬道等窘迫詣交州歸降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
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疑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
録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杜章氏慧度討平之
叔度輒貶慧度號為奮揚將軍坐不先上為有司所糾詔
原之

南齊李叔獻交阯人初從兄長仁殺交州刺史據州叛數
年病死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
守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煥寧遠軍司武平新昌二
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不服從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
林病之大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為交州刺史就安慰之
叔獻受命既而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三
年以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
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
毦世祖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梁魚弘襄陽人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曰我為郡有四
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
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
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

絶有眠牀一張亦是㡠楯四周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
福壽兩重為脚
後漢齊陰王誕為齊州刺史家人奴疑悉迫取良人為婦
元麗為雍州刺史其妻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
按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馮熙為落州刺史因事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
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貪縱
北齊高慎為光州刺史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
千人自隨慎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
平鑒為揚州刺史其妻生男因喜飲醉擅免境內囚誤免
閑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

庫狄伏連為鄭州刺史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卒皆搥撻
逼築墻
隨燕榮為幽州總管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
容色輙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高祖遣考功侍郎
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非虛又贓穢狼籍遂賜死
唐段綸高祖武德中為益州總管于時巴蜀初降得以便
宜從事承制拜授益州富饒而綸生殺自己乃高下恣情
多所凌慠有人告綸將反遣使覈之無狀徵還京師
張虔陀明皇天寶中為雲南太守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女
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閣羅鳳皆不應虔陀
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閣羅鳳忿怨因發兵反攻圍處

陀殺之
張登德宗貞元中為漳州刺史暴恨貪冒擅賦百姓没買
州人為奴婢者三十人姦乱裨将家財非一其不堪辱有
縊者者部人蔡伉訴于闕下詔命就鞫憂死州獄
于頔貞元中為蘇州刺史雖為政有績然横暴已甚追憾
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决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
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蒙悪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
遷陝虢觀察使自以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笞罰椽
曹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沅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嚴礪貞元末為東川節度使擅籍没管内官吏居人等八
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税外徵草四
十一萬五千束錢七千貫米五石死後為監察御史元稹
劾奏之
崔元略文宗大和中為京兆尹以徵畿甸放免綘錢萬七
千貫為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
元從質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
大夫
庾威大和中為湖州刺史貶吉州長史以御史臺所奏威
為都日自立條制應田地奴婢下及竹樹鵝鴨等並估計
出税差軍人一千一百五十人散入鄉村檢責剩徵税錢
四千九百餘貫
王晏平開成初為靈武節度使擅將官馬四百一十五疋

并旗幡器杖六[illegible]一十七事歸東都私第河南府奏之准

勑收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九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九十九

牧守部 二十九

枉濫 譴讓

枉濫

以私害公厥政用壞依勢作威其不安仰自漢承秦弊訓俗務刑酷暴餘風勳猶相尚故有任氣之逞反致其罪懷詭詐以巧詆挾釁蓼隙以仇報倚法以制論罪非一覆盆昌照往愬莫獲亦有識用不敏聽斷罔審不辜是殺寃氣由集天監在下咎證乃見自茲以降世或有之吏心姦面雲下滋甚乃至誣構其狀本非服辦憑縱所欲顒在規求政以賄成民[illegible]愁歎是知長人之寄可不慎擇其循良哉

漢張敞為京兆尹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本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比例也音必寐切）而敞奏獨寢不下（天子惜敞故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按驗（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切又人餘切）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按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言汝不欲望延命乎）乃棄舜市

東海大守（史不書姓名）郡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柰何（絫古累字也）其後姑自經死（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詞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其獄上府（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切）父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前孝婦不當死大守強殺之咎黨在是乎（黨音他朗切）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汝南太守（史失其名）歆枉殺人決曹掾周燕諫不聽遂殺因而黜燕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詭違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
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因瞻）
山壽為商利代侯郡太守宣帝元康元年坐故劾十人罪
不直免
翟義為南陽都尉行大守事收宛令劉立立與曲陽侯有
親立家輕騎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聞
丞相方進遣吏勑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
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謂其不知立有所特挾以自免脫）
後漢會稽大守（史不書其姓名）郡人孟嘗仕為戶曹吏上虞有寡
婦至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
狀備言於大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
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大守殷丹到官訪問
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
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
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
稼以登
曹紹中常侍曹節從子也靈帝時為東郡大守建寧中青
蛇見前殿大風拔木郎中謝弼上封事左右惡其言出為
廣陵府丞去官歸家紹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
獄中時人悼傷焉
紀明為司隸校尉初蘇不韋父謙為李暠掠死獄中不韋
旣復暠之讎[illegible]等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

奂睦於蘇氏而紀明與暠素善後奂與紀明有隙及紀明
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明既積憤於奂
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為暠表治讓事被報見
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
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
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
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
是衰破及紀明為陽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黃昌為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
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收付獄按殺之

侯參中常侍侯覽之兄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
大罪皆誅之沒入其財

周紆為齊相頗嚴酷任刑法坐殺無辜左轉博平令

魏公孫度漢末為玄菟郡吏稍遷冀州刺史同郡徐榮為
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
所輕先是屬國公孫照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五長度到
官收照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
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
烏丸威行海外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
為其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怒掘其父冢剖棺焚誅其
宗族

晉顧壽交[illegible]參弟也參卒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

之遂領州[illegible]長史胡肇等又将殺帳下督梁碩走得
免起兵討擒之付壽母令鴆殺之
南齊謝瀹為無輿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刼誣同縣
殷孝悌四人為刼乃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
稱孝悌為道優所誹謗横劾一百七十人連名保徵在所
不為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啓度建康獄覆道優理窮疑
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
後魏趙郡王謐為岐州刺史孝明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
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覆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
私役謐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謐召
近州夫閉城四門内外嚴固搜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
斬六人合城恟懼衆遂大呼屯門謐登樓毁梯以自固土
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将軍王靖馳驛諭
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謐州
趙邕為幽州刺史在州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
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
掠陽叔遂至扵死陽氏訴冤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
事状邕坐處死會赦得免
唐鄭式瞻為衢州刺史初塩鐵使李錡扵衢州郎山鑿銀
式瞻誣銀工枉殺拾餘人人冤之
杜亞德宗時為東都留守悪大将令狐運會賊發洛城之
北運適與[illegible]攻于北部亞意其為盗遂執訊之建擊

者四十餘人[illegible]御史楊寗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寗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怨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盜之狀帝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侍御史李元素就決亞獻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荅亞遂上疏又誣奏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帝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帝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

杜讓貞元中為濠州刺史性浮險豪後務氣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焉採上情遂練卒脩武占召勁勇叅千人以聞乃得自恣錄事叅軍韋賞團練判官陸守楚皆以守職論事忤讓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讓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使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兖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死罪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冤嘆之

李紳文宗開成鎮維陽有顏氏女殊色為游客吳湘所聘（吳湘即江都縣尉也與紳爭婚顏氏紳怒其無礼捨贓罪奏而殺之非游客也）紳屢求之意欲遺李德裕為湘所拒乃誣以他罪害之顏氏尋亦自裁

後唐韋堅知徐州事百姓楊知元詣闕訟堅知元割耳稱冤堅賂權勢請知元歸本道推劾泊至枉殺之憤痛之聲聞於遠邇

張全義為[illegible]四十年少長軍中不明刑法立性樸滯允

百姓有詞訟[illegible]訴者得理以是人多屈濫為時所非

周趙鳳為單州刺史鳳既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之間

尤為不道嘗斷殺賊丁鳶而納其室又民家女趙哥者許

嫁李誨未成婚鳳逼納之毋楊辭以女許嫁不可鳳叱之

與三議攜之入第楊號泣告訴鳳怒召李誨及行謀崔氏

并楊氏三人俱決杖拾伍經兩月餘楊氏又號於州門鳳

出趙哥見楊子母俱鞭臂十七仍配趙哥為州岐又鳳妻

兄劉遷納州民馮氏女為妾馮氏母詣州訟遷鳳召遷與

馮氏母俱杖之馮氏許有娠鳳鞭臂十七遁之外鎮又成

武縣僧智源弟子知佺竊智源錢十八千告官勘鞫伏罪

其弟子誣師與尼姦械擊智源六十餘日須令伏姦鞭脊

十七盡沒其資財又單州民張翰張珪姚誨等訴男張弘

滋等被趙鳳廷捕時考掠令伏與賊趙納賂方免

譴讓

秦開郡縣之制漢重牧守之選崇其服章授以符契自茲

厥後其寄彌隆所以分宇丞黎大暢王澤其有馮朱憣之

軾據黃堂之坐遐棄厥職罔思其憂忘卹緯之義昧守器

之道奉制令而不謹決爰書而多誤或巽懦不事沉湎自

安投刃乖方代庖違舊虧損於撫字受譏於謡詠以致綱

紀廢墮圖籍參互抱鼓競發獄訟滋豐虧共治之規煩切

責之詔既速官謗用于刑書皆著于篇以警厥後云

漢嚴勗武[illegible]會稽大守數年不聞問嚴(無善)賜書曰制

詔會稽大守[illegible]承明之廬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從音字容切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喜公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事毋者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躬自欵入奉也又曰最凡要也詔許

吾丘壽王武帝時為東郡都尉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無方而至若車輪之歸於轂也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於二任故云四十石也職事并廢盜賊從從音子容切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

黃柔武帝時為汝南大守坐知民不用赤側錢惟思為輸賦薪時並令以充賦而汝南不在詔令

公孫度武帝時為南陽大守坐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免為城旦

郝賢武帝時為上谷大守坐入戎卒財物計謾上財物之計簿而欺謾不實

公孫戎奴武帝時為上黨大守坐發兵擊匈奴不以聞免

黃霸宣帝時為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騎士

請比軍馬不適（關西人謂補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劾乏軍興運貶
秩有詔歸潁川大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
鮑宣為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郎欽奏宣刑部乘傳去法
駕（音行下更切 傳音張戀切）舍宿鄉亭為衆非宣坐免歸家
後漢王梁光武時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
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之梁慚懼上書
乞骸骨下及詔以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
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衆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
百姓怨讟談者諠譁雖蒙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以其梁為濟南大守
任延光武時為九真大守視事四年征詣洛陽以病稽留
左轉睢陽令後為武威大守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
令
謙唐吾章帝時為鉅鹿太守後以成春乘柴車從兩吏冀
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
晋袁晄為歷陽大守成帝咸康初石季龍游騎拾餘疋至
歷陽晄上列不言其以時胡冦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
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
以晄失於輕妄黜之
宋袁豹晋末為丹陽尹坐使從上錢降為大尉諮議參軍
張永明帝時為左将軍會稽大守有賔客謙方童阮須何逵
之等竊其[illegible]盜積方童等下獄死永乃降號冦軍將

軍
擅詔為瑯邪內史坐六門內乘輿向衣領職蔡興宗為西
安將軍郢州刺史坐諂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為諮議參軍
初不被許後又重陳帝貶號平西將軍
南齊王晁初仕宋明帝時為郡大守坐在郡用朝舍錢三
十六萬營向二營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
夫後為會稽大守坐誤竟囚降號寇軍將軍
王倫之為豫章大守武帝幸瑯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
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奏免官
裴昭明明帝時為廣陵大守帝以其在事無所啟奏代還
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

後魏陳建文成帝時為幽州刺史倣秦邵公帝以建貪暴
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
皮喜為散騎常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
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韓均獻文時為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軍州事均慷
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
便朝議罷之言均所統劫盜頗起詔書誚讓之
王襲孝文時為并州刺史車駕請洛路幸其治民庶多為
立銘置大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帝聞而召問之
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准降號二等
元脩義孝明時為秦州刺史表陳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

葬陵城虜[illegible]收葬之恩事田上昔藩岳何得越職干
陳
元衡孝明時為河東大守大原大守韓伯華為衡所辱其
姪子㷖乃泣訴朝廷詔遣按撿衡遂大見詰讓
隋梁彥光高祖開皇初為相州刺史鄴都雜俗人多變詐
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帝聞而譴之
韋冲開皇中為南寧州總管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
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高祖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
益州不平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
長孫平開皇中為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
姓火戲盡衣裳為鎧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唐顧少連德宗時為京兆尹京兆上言好時風雨雹傷夏
麥幅損二十餘里帝命縣吏典品官同覆視不實詔罰少
連已降有差
裴行立為貴州刺史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勅行立違制書
迂路詣觀察使宜罰一月俸料觀察使鄭士美不舉奏罰
一季俸
裴璡為金州刺史以上供違旨條限為度支所奏罰一季
俸料屬官免殿者八人
柳公綽為湖南觀察使崔芃為江西觀察使元和七年三
月勅公綽崔芃所進絹等所司奏聞各有欠少事緣貢獻
皆合精詳[illegible]間道固非審慎柳公綽宜罰兩季俸料崔

充罰一季俸
袁滋為襄州觀察使有李洪者嘗為前觀察使于頔推官按罪深刻以奉頔之指使有小卒吏為洪所鞠不勝其忿因抽佩刀以斫洪數瘡頔為洪殺卒吏歸洪于汝南及頔坐事降責則洪之前過益彰既配流之出襄州軍吏謀刼洪以殺之滋知之慮其亂因杖洪十五而後止聞為御史所舉罰一月俸料
李銛為京兆尹坐縱獄罰一月俸初鄠縣人崔易簡與堂兄立數以財競他日陰使奴殺立而埋之有發其事者易簡博陵右族且多姻戚之援銛因其殺立而不使窮覔罰推官而杖其典及縣尉陳中師移攝法曹重按之帝命御史臺覆得其情且言奴殺立而易簡酬以錢帛其獄上奏故罰之
王遂為鄧州刺史元和九年御史臺奏遂輙詣觀察使有違前後勑文遂坐罰一季俸
趙宗儒為河尹晋絳慈隰等節度觀察使元和九年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貫坐罰一月俸
烏重胤令狐楚魏義通并為懷州刺史穆宗長慶元年六月知懷州河陽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韋珩奏論當州元和九年秋至十四年夏准聖旨額外加徵并節度使司捻見苗徵子及草等共計五百六十萬三千五百八十石束
勑曰前刺史烏重胤等並位居守土職在牧人加稅縱緣

軍須豈得[illegible]奏遇赦雖當原宥亦合量有科徵爲重
脩令孫楚魏義通等宜各罰一月俸料知州官釋放
劉遵古為京兆尹長慶二年六月詔曰遵古居尹所守
寄非輕奏事之間先須摭實聞於詳審須示薄懲宜罰一
月俸料遵居前奏于方等陰事及有詔獄遂令所由潛羅
元鎮私第為稹所訴故坐罰
崔元略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敬宗寶曆元年四月詔元
略宜削兼御史大夫元略為京兆尹誤用詔條畿內放錢
萬七千貫侍御史蕭徹於閤門彈奏召命刑部郎中趙元
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鞫其事不謬故有是命
殷侑為江西觀察使寶歷二年三月侑上言請於洪州寶
曆寺置僧尼戒壇勑殷侑為故違制令擅置戒壇須示薄
懲用警方任罰壹季俸料其戒壇勒停
沈傳師為江西觀察使文宗大和三年十月奏當道戒僧
尼等頃因降誕之月於當州開方等道場凢私度之人皆
與正度詔曰不度僧尼累曾有勑傳師既為藩守合奉條
詔誘致迷妄須示薄懲罰一月俸料戒僧勒停
陳君弈為鳳翔節度使文宗開成元年九月己卯詔罰君
弈兩月俸以舊制西藩非賀正賀冬繼好使臣不至論屈
埶等不由三事而来節度使宜留之奏聽朝旨君弈不遵
舊制故有是罰
李頴為鄭州刺史開成三年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私置

壇場度增一千六十人並仰勒歸色役其刺史李頴罰一季俸料攝縣令前曾成縣令叔良停攝官仍殿本官兩選

鄭復為京兆尹開成四年六月勅罰復攝祭在外郊信宿不辭臺丞御史中丞高元裕舉舊事以請故也

裴弘泰為鄭滑節度使開成四年十一月弘泰奏慶成節日放當州囚徒以資聖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節擅放繫囚雖云竭誠且為干禁恐開後例須事薄懲宜罰一月俸料

後唐孔知鄴明宗天成三年為濮州刺史先為船粮妄称逃却人户奉勅大駕省廵六師屯聚覽有司所奏慮匱食稍虧須議轉般然後供贍事非獲已理在權行而濮州地理匪遥户民不少纔承旨命廣奏逋逃及降滌流却申齊足頗驚聞聽庇涉因循蓋撫馭之無方致黎泯之暫慼既乖體國何以濟時尚緣裝發已齊轉納將軍聊從薄罰以誡衆多知鄴罰一月俸

曹廷隱為齊州防禦使天成三年以舉奏夫實配流永州

張進為鄭州防禦使咸繼威為副使明宗長興元年五月勅自張進等或位分符竹或職倅郡城殊乖警備之方致此殺戮之苦更容虛誑不戢元隨須舉憲章以為懲戒宜勒停見任以盗掠城中居人故也

桒縱之為磁州刺史縱之迂踈在郡弛於撫御每主人經由傲睨不[illegible]言之歲餘罷之

馮暉為興州刺史末帝清泰初配同州衙前安置暉為興
州屯田梁蜀人來侵暉自屯所奔歸鳳翔故有是責
康承詢為冊州刺史清泰三年閏十一月停任配流鄧州
時承詢奉詔率義軍赴遙州義軍辭承詢奔鄜州故有是
責
晉郭重義為內園使留守洛京高祖天福二年七月勅重
義先因張從賓作亂之時收田承肇妻女入宅宜收身定
罪以聞者詔決杖勒停所職
慕容彥超天福中為濮州刺史違法配歛貸官麥造麴俵
配部民及移兵棣州為濮民所訟詔下御史臺獄彥超伏
罪漢祖鎮并門上章救解朝廷不得已曲法減死配流房
州
王徹為懷州刺史天福中坐斷獄不平罰征馬十匹
陳延福為房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為民任行通所論創
置支計司迴圖錢物其斂移市井末利下御史臺鞫云其
支計迴圖是本州舊事斂移市井充公家使用勅曰陳延
福位居牧守首被訟論移市肆以創迴圖已彰生事假役
夫而科採捕尤驗擾人但以稱贍本州云承累政雖除姦
革弊全昧經心而柔罪計贓未明入己聊從懲罰用顯含
洪宜罰征馬拾匹放
周趙鳳為單州刺史大祖廣順三年十二月御史臺奏鳳
在任日殘[illegible]非理科率十六事勅趙鳳驟承委寄合

禀憲章臨民不利於撫綏率性但聞於兇暴沿淮巡寇當
年之殘忍難名近郡頒條在任之貪詈其奪奪部民之妻
女率州户之資財招納賊徒搔擾生聚爾不奉法國有常
刑其趙鳳宜削奪在身官爵賜自盡
石仁贇為申州刺史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責授右清道
府率先命諸道州府悉於京師創脩邸院時仁贇方為郡
守不時稟命故黜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九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

牧守部 三十

貪黷

夫天子所與共治者惟良二千石爾嗟呼風教陵遲廉恥
凋喪見得思義幾何人哉猶利之夫厚顏斯甚荷折圭剖
符之寵膺百城千里之寄而乃割剝萌庶雠斂貨財見金
而不見人知得而不知喪識多積之可樂闇後亡之難悔
貫盈惡稔顛沛隨之故君子辭富以求安知足以遠辱者
豈猶名安節至性之所存抑失身殄祀古人之攸戒也由
漢以來居長人之任彰貪墨之迹者悉條着于篇云

漢居益昌嗣泪城侯 臣若等按南粵傳桂林監居翁注姓居名翁益昌即其子也而功臣表云

為九真太守坐盜使人出買犀奴婢減百萬以上不道誅

監居翁誤也

陳咸為南陽太守其治倣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調徒釣切奢侈玉食玉食美食如玉也

後漢歐陽歙自汝南太守徵為大司徒坐於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

羊元郡罷北海郡贓罪很藉郡舍涵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涵軒廁屋

侯參中常侍覽之兄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輙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景奏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遠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

韋毅為陳留太守桓帝延禧九年坐贓自殺

左昌為梁州刺史靈帝中平初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西昌因軍興斷盜數十萬斷謂割截漢楊長史蓋勲固諫昌怒乃使勲別屯河陽以拒賊鋒河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勲數有戰功昌坐斷盜徵

晉石崇為荊州刺史崇穎悟有才氣而任挾無行撿在荊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

孫盛為桓溫從事中郎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

鷹鸇搏摯之用徘徊湘州將為惟烏溫得盛戕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藉監收盛到州捨而不罪

周仲孫為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

後秦周班為姚興始平太守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

北京隗仁為沮渠蒙遜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為失

宋劉式之為宣城淮南二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辯覆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耶吏民及文書不可得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辨如此亦可由此得停

裴方明為潁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褚叔度為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資貨賄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

劉道錫為廣州刺史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荀齊文垂死秉興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為有司所糾值赦徵又以赦後餘贓收下廷尉被宥

王僧達為吳郡太守吳郡西臺等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塞門義劫寺門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

垣閎為交州刺史閎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

盡乃止閣還至南州值明帝即位擁南資為富人後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州之半明帝猶嫌其少乃閣至都詣廷尉先詔獄官留閣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責罪謂之賧時人謂閣被賧刺史

南齊崔慧景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蓄聚多獲珍貨

王洪範為魯郡太守多取贓賄為州按大懼棄郡奔建鄴

梁王筠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

江祿為武寧郡守頗有資產積錢於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

蕭恭為雍州刺史武帝以雍為邊鎮連數州粟以實儲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恭典籤陳保印侵刻百姓為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投實湘東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斂用

為湘州刺史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

曹景帝為郢州刺史在州黷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隄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

蔡撙為臨海太守百姓楊元孫以婢採蘭時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吴贖吴母子五人吴背約不還元孫訴撙判還本主吴能為卒賂撙妾遂改判與吴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為有司劾時撙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耻

陳庾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為山盜所刼幽執十旬文帝遣劉澄討平之乃獲免

後魏元志為楊州刺史眈好聲伎後為雍州刺史逾尚華侈聚歛無極聲名遂損

元仲景為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作一臺府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

元汎字普安為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

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隷悉迫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門外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到来一家未得三斗錢何得言貪耶為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

武昌王鑒為齊州刺史兄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

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很藉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
鄧羨為東魏郡太守兼齊州長史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
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
吏送遺頗以此為損後為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貌於聚
歛又納賄於于忠徵為給事黃門侍郎
王雲為兗州刺史坐受所部荊山戍主杜受財貨又取官
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
寇臻為治農太守坐受賂為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
寇治臻之子也為河州刺史在任數年城民詣都列其貪
狀十六條會赦免
崔康為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

鄭羲為安東將西兗州刺史多有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
恡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
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知糾羲子懿為齊州刺史好勸課
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羲兄洞林為濮
陽太守坐貪穢除名洞林兄子平城為東平太守性情狂
使酒為政貪殘平
城子伯猷為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惏妻安豐王元延明女
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及誣
陷良民云欲反叛籍以資財盡以入己誅其夫夫妻女配
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官數十條遇赦免
因以頓廢

齊文襄王作每誡屬朝士常以百畝及崔叔仁為喻

鄭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藉以納絹為事

劉騰為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為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趙超宗爲汝南太守多所受納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太子叔隆為中山内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為事

薛道次為秦州刺史帯隴西太守後為滎陽太守遷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絹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

高雙為清河太守黷貨将刑在市遇赦免後為大尉史代出為凉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既納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米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李遷哲崇之子也崇好財貨家資巨萬營求不息遷哲為湘州刺史亦無清名鄰落市廛收擅其利時論所鄙遷哲初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伯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罪過

張纂為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

傅敬和豎眼之子豎眼前為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復以敬和為益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

崔延伯為安北将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

李子貞為兖州大守坐貪汙賜死

賈智為滄州刺史死貪縱甚為民害

李洪之為秦益二州刺史洪州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孝文始建禄制法嚴禁峻伺察所聞無不窮究遂鎖洪之赴京孝文臨大華庭集群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孝文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

高遵為齊州刺史選召遼吏多所取納又其妻胡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孝文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詰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惏又虐於刑法自謂何如齊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為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州遵以道登荷寵於帝多奉以貨深托伏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賜遵死時遵子元崇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救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

安樂王長樂為定州刺史多不奉法以貪暴徵詣京師

子詮宣武初為凉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

許彥自散騎常侍出為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責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

崔暹為南兖州刺史盜官砙贓汙狼藉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悋被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

所彈免官

胡泥為定州刺史以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

張赦提為幽州刺史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冒流[illegible]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大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為當詐理幸得申雪頤且寬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強自解慰後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為臺使心脅前事故威逼部下考楚過極横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

北齊元坦為冀州刺史專務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責絹伍疋然後為壽

王則為洛陽州刺史性貪婪在州取受非法舊京諸像毀以鑄子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後為徐州刺史取受狼藉鎖送晉陽文襄恕其罪

常山王演孫彥道為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

段孝言為齊州刺史以贓賄為御史所劾遇赦免

朱渾元[illegible][illegible]并州刺史以貪汙劾時見原

斛律武都為梁兖二州刺史所在並無政績惟事聚斂侵漁百姓

司馬消難為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愽涉史傳有風神然不能廉潔在州為御史所劾

張保洛為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在州聚斂免官削奪王爵

任胄為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尋以贓汙為有司所劾

軍狄伏連為刺史鄭州鄙悋忿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

薛修義為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

堯傑為南兗州刺史多所取受然性果決吏民畏之

封延之為青州刺史好財利在州多受所納

盧勇為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後行梁州事除散騎常侍為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遇疾卒於禁所

王紘為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宣吏民不甚患之

韓軌為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

廣陽王深為鎮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足者必取百疋以此為常深子湛孝靜初為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

崔叔仁為頴州刺史以貪黷為御史所劾興和中賜死於宅

崔季叔為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

隋靈貴為齊州刺史民飢穀米踊貴閉人糴而自糴之坐是除名

張威為青州總管在州頗治産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
菔根其奴縁此侵擾百姓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王仁恭為馬邑太守時天下乱百姓飢餒道路隔絶仁恭
頗改舊〃受納貨賄又不敢輙開倉廪賑恤百姓
唐席辯貞觀中為滄州刺史辯雖有幹略而性貪鄙時
所部長蘆令李大辯恣行侵奪賄賂盈門按察既知屢
加誚讓大辯懼求媚於辯送縑二百疋羅三十疋以遺
之辯遂納之反加顧遇事發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大
辯亦伏法
張萬頃為廣州刺史上元二年以贓貶巫州龍標縣尉員
外置長任
李鼎自翔入為衛尉卿寳應六年貶為思州長史員外置
坐贓也鼎守鳳翔以賄聞雖去職姦狀皆露既行賜死於路
李俟為宣州刺史代宗永泰二年坐贓二十四萬集衆杖
殺籍沒其家
黎幹大暦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幹自以為得志
無心為理貪暴益甚狥於財色
薛邕為宣州刺史德宗建中初盗官貨計錢萬緡殿中侍御
史貟寓〃〃恣憾而奏之故貶官無幾又配流象州
崔穆為黔中觀察使貞元十一年部人穆贓二十七萬貫
及他犯遣監察御史李直方在州覆按
劉賛貞元十二年為宣州刺史天下啟瞻處也賛厚歛殖

貨以務亐貶用求恩寵又不訓子弟童稚者便以驕傲為
路怨為涪州刺史貞元十四年以贓追奪兩官仍勿齒三五年
陽履為永州刺史貞元十六年觀察使呂渭奏履犯贓令三司使鞫履
又表自言　營備錢物上獻以為觀察使所鞫按令中使王文湊就州取
履至京師三司使訊其所妄破用履云市馬進訖及訊其馬於何人處買
及價直齒歲履答狀馬主東西南北貴公子也今不知所在言馬齒歲
按禮經齒路馬者當誅今不敢言其他狀款多如此類德宗惋其進
奉之言不責也但令免官而已
鄭式瞻為衢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于州獄初鹽鐵使李錡於衢
即山鑿銀式瞻誣銀工杖殺十餘人人怨之觀察使舉奏發資地早
外清列爰典大藩不能勵彼公心少申吝効而恣其鄙識莫顧廉
偶黷貨無厭蠹政斯甚或增加賦歛或減截官錢入已之贓六百餘
貫自外所犯數倍於茲況又役使人工殆三十萬復有何要輒化為
劳慢法徇私觸類非一朕志存撫育情切好生特寬斧鑕之誅俾
從流放之典可襄源冨州百姓與朕共理伊爾列城自頃以来每加
優異凡在遠近固合周知豈有受恩而不盡節昭鑒若此咸宜勉之
無或効尤自投於網
王琚為鄴郡太守天寶五載坐贓詔云琚久經任使歷典藩條恃
朝廷之旧　冒憲法而無憚允所蒞職罕反善聲自頃移官益
彰喧訟志由貪敗政以賄成所犯贓私動盈千計正名論罪合
寘流刑宥過推恩猶從貶任可江華郡司馬員外置
劉巨鱗為南海太守充嶺南五府經畧採訪處置等使坐贓下獄死

李宓為南陽太守犯贓貶為澧陽郡慈利縣丞員外置
常陟為河東大守天寶　貶為臨賀郡桂嶺縣尉員外置仍馳
驛發遣陟天寶初自吏部侍郎出襄陽鍾離義陽三郡大守楊國忠
專政徵為　河東大守本道採訪使陟以名位素著怏怏名職及臨闕輔冀
有任用而性頗奢豪所莅不脩清廉之操遂恣其利欲盛以河東土物
入饋權要為部人所發詔下御史訊鞫陟時朝謁在華清宮惶怖不安
乃厚遺御史中丞吉温求救於祿山事泄為國忠奏貶温亦坐貶澧州長史
李巨肅宗乾元初為河南尹於城市橋梁出入車牛皆税錢以共國用頗
行乾沒士庶怨之後與配張氏不睦張氏即皇后從父妹宗正卿李
遵構發其贓貶為遂州刺史
李敬業為眉州刺史中宗嗣聖元年坐贓貶授郴州司馬

左感意為鄜州刺史開元二年坐贓杖殺
張嘉貞開元初為定州刺史至州於常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為
其文乃書於治其碑用白石為文素質黑文甚為奇麗先是嶽
祠為遠近祈賽有錢百萬嘉貞自以為頌文之功納其數萬
蕭執珪為嵐州刺史盧季珣為復州刺史崔慄為銀州刺史開
元八年並坐貶詔曰先王制法度立師長將以為理也夫刺史
者受方嶽之寄為吏人之表以宣法則以樹風教故得人則河
潤九里京師蒙其福非才則霑流百城黎庶受其害所以漢宣云與
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歟中大夫前守嵐州刺史蕭執珪大夫前守
復州刺史盧季珣中散大夫前守銀州刺史崔慄等各藉階資謬居
藩牧不遵法度情匪在公憑此尸素黷其貨賄豈有奉條察之委居

道化之先頗刹無厭貪以敗類固上行而下效豈澄源以正本有靦
面目實虧風憲雖罪無所漏已寘刑章而情頗難容宜從遠謫執
珪宜除名配隸營府即差使所在馳驛領送至彼不得東西季珣可思
州司馬憬　施州司馬並員外置同正員即發遣赴任仍頒于郡國
以勵在官崔枝為河南尹開元八年貶代州都督受賄故也
李邕為陳州刺史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迴邕於汴州謁見獻詞
賦甚稱旨頗自矜衒中書令張說甚惡之俄而陳州贓濫事
發下獄鞫訊罪當死許人孔彰上書救之請以身代邕罪流
其會赦減死貶為欽州遵化縣尉彰亦配嶺南
盧暉為魏州刺史開元二十九年坐贓詔云暉素是亡庸幸承
御史就鞫之坐贓二千貫笞四十流崖州詔未至而死
張登為漳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于州獄登暴很貪冒擅
賦百姓沒買州人為奴婢者三十人姦乱裡將家財非一
生不堪有縊死者部人蔡化訴于闕下召命就鞫遂憂死
陳審為明州刺史貞元十九年坐贓配流崖州
臧涣為昭州刺史元和四年以隨聞貶賀州司馬
王仲周為明州刺史元和四年坐贓貶韶州司馬
劉文翼為瀘州刺史元和四年坐贓貶為崖州登邁縣尉
陳當為[illegible]州刺史元和五年貶為羅州吴川縣尉以坐贓
故也
張遜為將作少監元和五年貶為郎州長史遜前為蘄州
刺史坐贓為觀察使郗士美所奏

李少和前爲江西觀察使元和七年勅曰李少和職奉察
廉迹乖
周慎除替已後猶取公錢或交換未慎或轉移私費今除
已填納外尚欠一十七百余貫身已淪沒不可徵收
宜於免
李宙爲冊王府長史元和七年以前任復州刺史坐贓貶
爲賀州司戶參軍
孟常謙爲安州刺史元和八年坐在郡貪濁弋獵擾人貶
枊州司馬
李將順爲袁州刺史元和九年坐以官錢貿易以求利且
擅興工役貶循州司戶參軍

李彥輔爲簡州刺史元和十年坐贓貶韶州司馬
龐說爲忠州刺史元和十年貶爲端州司戶說嘗改易其
州庫門以內向用便迴貨故及貶
崔平陽爲夔州刺史元和十年以貪冒貶爲昭州司戶
夏侯至爲汴州刺史元和十年以貪冒貶潮州司戶
李逢爲台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坐贓貶康州司戶參軍
啖異爲集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坐贓貶封州司戶參軍
崔祝爲[illegible]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御史台奏祝坐贓三萬余
貫勅崔祝抵犯刑章宜加貶逐緣其身居憂服未可授官
宜且於康州安置待服滿日處分其贓充進助者仍令度
支收管[illegible]道觀察使覺察不早時宜釋放祝於當州雇召

行營車坊佑給付又擅出州倉粟麥貴貨以利入已又
觀察使與聞發御史按之乃以助軍進奉為名晝夜促進
祝父老家聞御史祝竟以憂死祝既除名所至進留又錮
身配留
第五□為資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贓貶運州司馬
崔勵為功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贓決杖流驩州
宋晉平為涪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贓削官一任
楊郎為鄜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贓削官一任徵十斤銅
張慶前為壽州刺史長慶四年刺史楊歸厚告論慶違赦
勅科配百姓稅錢及破用官庫錢物等事慶犯正入已贓
四千七百餘貫勅唐慶入已贓僅五千貫據罪定刑實難
全宥但以惟新之日政務從寬要示含容俾從流竄宜除
名長流崖州
李彤自鄧州刺史入為司農少卿長慶四年貶吉州司馬
員外同正行前任鄧州坐贓錢百余萬仍自刻石紀功號
為善政碑觀察使柳公綽以事聞故有是命
□東觀察使既放意娛游稍不修
□蔡州刺□以貪貨大失民情
存儒為衛州刺史為梁將叚凝所陷存儒控御無
州民防城之卒皆徵月課縱其歸去叚凝知其若
□詰旦登城存儒不之覺

[illegible]刺史明宗天成二年詔配崖州長流百姓所
盜鄰為政[illegible]汙有奴為人轉金巽廻公道奴匿其
過殺人其家人上論訴其私事遂伏法
[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吝吏百緡天成三年七月勑成景
[illegible]旌稱而甚至於委任以非鄉所
[illegible]乃罔遵彝憲輙恣貪求差廩吏
以[illegible]公取貨財而潤[illegible]絶行鞠勘果伏罪尤宜行竄逐之
[illegible]以亦澄清之[illegible]可貶綏州司户參軍續勑長流宥州
郎知章為漢州刺史天成四年以在任日恣誅求違於[illegible]
聰勒歸私第
盧質為滄州刺史節度使長興四年奏薦滄景觀察判官
勒詡雪得寃獄乞行恩奬詡父名詡儒滄州市井之富民
也家財鉅萬前後鎮帥無不受其賂者先是應聖節靳儒
来朝帝見之於後樓下儒因言其子詡為本道觀察判官
月限已滿乞量[illegible]一年帝即從之又薦押牙赦寓帝曰寓
朝廷事[illegible]大[illegible]朕不自由爾無宜多言也詡商販
[illegible]書生備位廉察而受賂薦詡人
坊州刺[illegible]祖天[illegible]五年十二月犯枉法贓
彥珣久臨翟道苛暴不法結怨所部宜君縣民
婦爭田[illegible]珣納賂数十萬曲斷其事故李婦詣
[illegible]詰伏罪法等詳斷以奏勑曰李彥珣頃委

此受贓而枉法合准律以定刑時與含引
□□奪一任官送虢州收管
□許充二鎮所至以聚斂為務民甚苦之
□州刺史恭時甚吏民不勝其苦受代日通
獄鞫之仁魯伏罪贓汚狼藉
南郊為名率斂部民財貨為人

所公
張順為楚州刺□顯德五年十二月己丑賜死於都城外
順發身戎伍累遷虎捷廂主歷登汝楚三州防禦使在□
州日嘗隱
落下攉稅錢五十餘萬官庫絲綿□十餘兩及縱其部下